

小五义

(三)

X I A O W U Y I

•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•

歷代傳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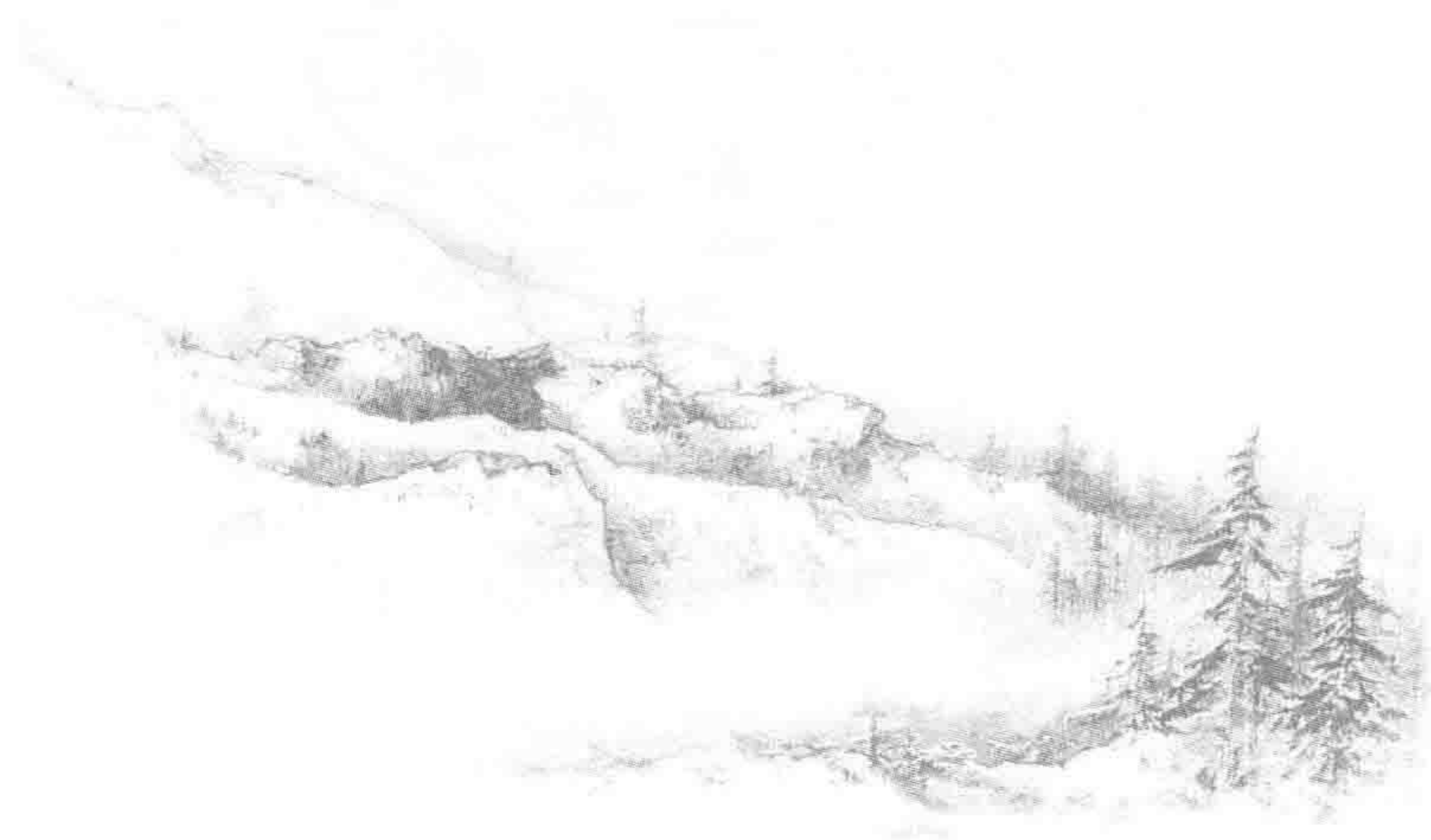
清·石玉昆 编撰

话说襄阳王赵玉，乃天子之皇叔。因何谋反？皆因上辈有平白之冤曲。宋太祖乾德皇帝，乃兄弟三人：赵匡胤、赵光义、赵光美。惟宋氏乃弟受兄业，烛影摇红，太宗即位。久后，光美应即太宗之位。不想宁夏国作乱，光美奉旨前去征伐，得胜回朝，太宗与群臣曰：『朕三弟日后即位，比孤强胜百倍，可称马上皇帝』。内有老臣赵普谏奏：『自夏传子，家天下，子袭父业，焉有弟受兄业之理……』

小五义

石玉昆 著

(三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九十一回 在庙中初会凶和尚 清净林巧遇恶姚三

诗曰：

义婢从来绝世无，葵枝竟自与人殊。

全忠全烈全名节，真是闺中女丈夫。

或有人问余曰：“此书前套，号《七侠五义》，皆是生就的侠肝义胆。天地英灵，何其独钟斯人？”余曰：“忠义之事，不但男子独有，即名门闺秀，亦不乏其人。又不但名门闺秀有之，就是下面求之奴婢，亦间或有之。”昔周有天下时，卫国义婢葵枝有段传序，因采入《小五义》中。卫国有一官人叫主父，娶妻巫氏，夫妻原也相好。只因主父是周朝的大夫，要到周朝去作官，故别了巫氏一去三载，王事羁身，不得还家。

这巫氏独处闺中，殊觉寂寞，遂与邻家子相通，暗暗往来。忽一日，有信报主父已给假还家，只在旬日便到。巫氏与邻家子正在私欢之际，闻知此信十分惊慌。邻家子忧道：“吾与汝往来甚密，多有知者。倘主父归而访知消息，则祸非小。如何解救？”巫氏道：“子不须忧，妾已有一计在此。妾夫爱饮，可得毒药制酒一尊，等他到家，取出与他迎风，他自欢饮，饮而身毙，便可遮瞒。”邻家子喜，因买毒药付与巫氏。

巫氏因命一个从嫁来的心腹侍妾，名唤葵枝，叫她将毒药浸酒一壶藏下。又悄悄吩咐她，等主人到时，我叫你取酒与他迎风，你可好好取出斟了奉他，倘能事成，我自另眼看待。葵枝口虽答应，心下却暗暗吃惊道：“这事怎了？此事关两人性命。我若好好取出药酒，从了主母之意，劝主人吃了药酒，岂不害了主人之命？我若悄悄说破，救了主人之命，事体败露，岂不害了主母之命？细细想来，主人养我一场，用药害他，不可谓义；主母托我一番，说破害她，

不可谓忠。怎生区处？”忽然想出一计，道：“莫若拚着自身受些苦处，既可救主人之命，又不致害主母之命。”算计定了。

过不数日，主父果然回到家中。巫氏欢欢喜喜，接入内室，略问问朝中的正事，就说：“夫君一路风霜，妾闻知归信，就酿下一尊美酒在此，与君拂尘。”主父是个好饮之人，听见说有美酒，欣然道：“贤妻有美酒，可快取来。”巫氏忙摆出几品佳肴，因叫葵枝吩咐道：“可将前日藏下的那壶好酒烫来，与相公接风。”葵枝领命而去。去不多时，果然双手捧了一把酒壶，远远而来。主父看见，早已流涎欲饮。不期葵枝刚走到屋门首，哎呀的一声，忽然跌倒，将酒泼了一地，连酒壶都跌扁了。葵枝跌在地下，只是叫苦。主父听见巫氏说特为他酿下的美酒，不知是怎生馨香甘美，思量要吃，忽被葵枝跌倒泼了。满心大怒，先踢了两脚，又取出荆条来，将葵枝揪倒，打了二十，犹气个不了。巫氏心虽深恨，此时又怕打急了，说将出来，转忍耐住了，又取别酒奉劝主父，方才瞒过。

过了些时，因不得与邻家子畅意，追恨葵枝误事，往往寻些事故打她。这葵枝甘心忍受，绝不多言。偶一日，主父问葵枝闲话。巫氏看见，怕葵枝走消息，因撺掇主父道：“这奴才甚是不良，前日因你打她几下，她便背后咒你，又屡屡窃我妆奁之物。”主父听说，愈加大怒道：“这样奴才，还留她作甚！”因唤出葵枝，尽力毒打，只打得皮开肉绽，痛苦不堪。葵枝只是哭泣哀求，绝不说出一字。

不料主父一个小兄弟尽知其事。本意不欲说破，因见葵枝打得无故，负屈有冤，不敢明诉，愤愤不服。只得将巫氏之私，一一与主父说了。主父方大惊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再细细访问，得其真确。又惭又恨，不便明言，竟暗暗将巫氏处死。再叫葵枝道：“你又不痴，我那等责打你，你为何一字也不提？倘若被我打死，岂不屈死了你。”葵枝道：“非婢不言。婢若言之，则杀主母矣！以求自免，则与从主母之命而杀主人何异！何况既杀主母，又要加主人以污辱之名，岂为婢义所敢出？故宁甘一死，不敢说明。”主人听了，大加感叹敬重道：“汝非婢也，竟是古今之义侠女子也！淫妇既已处死，

吾当立汝为妻，一以报汝之德，一以成汝之名。”就叫人扶她去妆饰。葵枝拜伏于地，苦辞道：“婢子，主之媵妾也。主母辱死，婢子当从死。今不从死而偷生，已为非礼。又欲因主母之死，竟进而代处主母之位，则其逆礼又为何如？非礼逆礼之人，实无颜生于世上。”因欲自杀。主父叹息道：“汝能重义若此，吾岂强汝。但没个再辱以婢妾之理。”因遣媒议嫁之，不惜厚媵。诗书之家，闻葵枝义侠，皆羡慕之。而争来娶去以为正室。

由此观之，女子为贞为淫，岂在贵贱，要在自立名节耳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诗曰：

佛门清净理当然，念念慈悲结善缘。

不守禅规寻苦恼，焉能得道上西天。

且说三侠离了村口，走了三里多路，天气不好，恰巧路北有个庙宇，行至山门前去叩打。不多一时，里面有人把插管一拉，门分左右，出来了两个和尚。和尚打稽首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施主有什么事情？”北侠说：“天气不好，我们今天在庙中借宿一夜，明天早走。多备香资祝敬。”那和尚道：“请进。”把山门关上，同着三位进来，一直地奔至客堂屋中，落座、献茶。又来了一个和尚，咳嗽了一声，念道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启帘进来，三位站起身来一看，这个和尚说道：“原来是三位施主，小僧未曾远迎，望乞恕罪。阿弥陀佛！”北侠说：“天气不好，欲在宝刹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走。多备香资祝敬。”大和尚说：“哪里话来！庙里工程，十方来，十方去，十方工程十方施。这全都是施主们舍的。”北侠一看这个和尚，就有点诧异，看看他不是个良善之辈。晃晃荡荡，身高八尺有余。香色僧袍，青缎大领，白袜青鞋。可不是个落发的和尚，满头发髻，掰开日月金箍，箍住了乱发，原来是个头陀和尚。面赛油粉，印堂发赤。两道扫帚眉，一双阔目。狮子鼻翻卷，火盆口，大耳垂轮。胸膛厚，臂膀宽。腹大腰憨。有了胡须了，可是一寸多长，连鬓落腮，大胡子圈后，人给他起名儿叫罗汉髯。哪位罗汉长得这样的胡子来！闲言少叙。

单说和尚问道：“三位施主贵姓？”三位回答了姓氏。惟独展南侠这里说：“吾常州府武进县玉杰村人氏，姓展名昭，字熊飞。”和尚上下紧瞅了展南侠几眼，然后问道：“原来是展护卫老爷！”熊飞说：“岂敢，微末的前程！”和尚说：“小僧打听一位施主，你们三位必然知晓。姓蒋，蒋护卫。”展南侠说：“不错，那是我们四哥。”北侠说：“那是我们盟弟。”丁二爷说：“我们全都是玉契相交。”和尚说：“但不知这位施主，如今现在哪里？”北侠一翻眼皮说道：“此人大概早晚还要到这里来呢！”和尚哈哈一笑说：“早上这里来，可是小僧的万幸！”北侠说：“怎么认识蒋四哥？”和尚说：“听别人所言。此公是文武全才，足智多谋之人。若要小僧会面之时，亦可领教领教。”北侠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问道：“未曾领教师父高名。”和尚说：“小僧名法印。”大家一齐说：“原来是法师父，失敬了。皆因天气不好，进来的慌张，未曾看见是什么庙。”和尚答道：“敝刹是清净禅林，但不知三位施主用荤还是吃素？”北侠一听，就知道这个庙宇势力不小，说：“师父这里，要是不吃酒，不茹荤，我们也不敢错乱佛门的规矩。要是有荤的，我们就吃荤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既是这样，我即吩咐徒弟告诉荤厨，预备上等的一桌酒席。”和尚又道：“我这东院里还有几位施主，我过去照应照应。少刻过来奉陪。”大家异口同声说：“请便。”和尚出去，直奔东院去了。

少刻，小和尚端过菜来。七手八脚，乱成一处，摆列妥当。小和尚说：“若要添换酒菜，施主只管言语。”随即把酒斟上。这时天气也晚了，即刻把灯掌上，他们就出去了。北侠看见那个小和尚出去，复又往回里一转身，看了他们一眼，透着有些神色不正，见他们毛毛腾腾。北侠看着，有点诧异。又见杯中酒发浑，说：“二位贤弟慢饮。你们看看这酒，怎么这样发浑？”二爷说：“多一半这是酒底子了。”北侠说：“千万可别喝。我到外头去看看。头一件事，我见这个和尚长得凶恶，怕是心中不正；二则小和尚出去，又回头一看，透着诡异；三则酒色发浑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丁二爷还有些个不服，到底是北侠久经大敌，见事则明。展爷说：“你出去看看，我们这等

着你回来，一同的吃酒。”

北侠出去。这客堂是个西院，由此往北，有二个小夹道。小夹道往西，单有一个院子，三间南房。从一个大后窗户，见里头灯光闪烁，有和尚影儿来回地乱晃。北侠也不以为意。忽听见前边屋内帘板一响，有一个醉醺醺的人说话，舌头都短了。说：“众位师兄们，我学着念阿弥陀佛！”众小和尚说：“快快，走出去！你腥气烘烘的，别管着我们叫师兄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腥烘烘的，难道说比不过你们这一群葫芦头么！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是生葫芦头！你再瞧瞧，你不是葫芦头，你干什么还去干什么去吧！你还是去赶脚去！”北侠听到此处一怔，想起杨家店子来了，两亲家打架，说那王太的女儿是她表兄送往婆家去了，至今音信皆无，她表兄可就是个赶脚的。这些和尚说他是赶脚的，别是那个姚三虎吧？北侠就把窗户纸戳了个窟窿，往里一看。见这个人有三十多岁，穿着一件旧布僧袍，精短自袜青鞋，黄中透青的脸膛，斗鸡眉，小眼睛，薄片嘴，锤子把耳朵，其貌甚是不堪，剃得光光溜溜的头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脸都喝紫了。只听他和那小和尚们玩笑说：“我是新来的人，摸不着你们的门。”小和尚说：“那是摸不着你的门。”醉汉说：“我要拉屎，哪里有茅房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你别骂了，快走吧！就在这后头，往西南有两间空房，后身就是茅厕。”那人说：“我方才听见说，有开封府的，宰了没宰呢？”小和尚说：“快滚吧！你不想想这是什么话？满嘴里喷屁！”连推带搯，那个人一溜歪邪，真就扑奔了后院。

北侠暗道：“这个和尚，准是没安着好意了。我先把这个拿住，然后再去办那个和尚。”先前奔庙的工夫，阴云密布，此时倒是天气大开。北侠先奔了西南，果然有两间空房关闭着双门。北侠用宝刀先把锁头砍落，推开门往里一看，屋中堆着些个桌椅凳。北侠撒身出来，见那人看看临近。北侠过去，把他脖子一掐，往起一提溜，脚一离地，手足乱蹬乱踹。北侠就把他夹在空房里头，慢慢又将他放下。解他的腰带，四马倒攒蹄，把他寒鸭浮水式捆上。北侠拉刀出来在他脑门子上蹭、蹭、蹭，就这么蹭了他三下。那小子可倒好，

不用找茅房就出了恭了。北侠说：“你要是高声喊叫，立时要了你的性命！我且问你，你可是姚三虎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我正是姚三虎。你老人家既认识我，就饶了我吧！”北侠说：“你既是姚三虎，这个事情可就好办了。我此时也没有工夫问你。”随即撕他的僧袍，把他的嘴堵上。北侠出来，把屋门倒带。复返回来，直扑客堂。

来到之时，启帘进去一看，展爷正在那里为难。丁二爷躺倒在地，受了蒙汗药酒。北侠一怔，问道：“展大弟呀！二弟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展爷说：“自从兄长去后，我劝他不用喝。他说他腹中饥饿，要先喝盅。头一盅喝下去没事，又连喝了两盅，他就昏倒在地，人事不省。我也不敢离开此处。哥哥怎么去了这么半天？”北侠就把遇见姚三虎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展爷一听说：“这可真是想不到。可不知道这个姑娘怎么样，在哪呢？”北侠说：“我没工夫问他。恐怕你们等急了！咱们先办和尚的事情。”展爷说：“有凉水才好，把丁二爷灌活了。”北侠说：“这不是一碗凉茶！把这个凉茶灌下去可就行了。”展爷用筷子把丁二爷牙关撬开，将冷水灌下去。顷刻之间，腹内一阵作响，就坐起来了，呕吐了半天，站起身来问：“大哥，二哥，是怎么个事？”南侠就把他受蒙汗药的话说了一遍，北侠也把遇见姚三虎的事说了一番。依二爷的主意，立刻就要找和尚去。北侠把他拦住说：“他既用蒙汗药，少刻必来杀咱们。来的时节，再把他拿住细问情由。大概他是各处有案，不定害死过多少人了！先拿住和尚，去了一方之害。然后再办王太女儿之事。”展南侠点头说，此计甚妙。就把灯烛吹灭了，等着和尚。不多一时，就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。北侠把两扇隔扇一关。两个小和尚进门，跌倒被捉。

不知小和尚说出些什么言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丁二爷独受蒙汗药 邓飞熊逃命奔他方

诗曰：

酒中下药害群豪，欲报前仇在此遭。

谁知机关先看破，凶僧又向远处逃。

且说这个和尚在庙中，不一定是见人来就结果了性命，皆因他听见是展南侠，才起了杀人的念头。什么缘故呢？此僧姓邓，叫邓飞熊，外号人称金箍头陀。他师父叫铁扇仙吴道成，与梁道兴等是师兄弟。在前套上拿花蝴蝶的时节，被蒋四爷一刺扎死在铁仙观的，就是邓飞熊的师父。他本找的是蒋平，与他师父报仇。如今见不着蒋平，知道这是蒋平的至友盟兄，杀了他们，也算给师父报仇。故此，教小和尚备酒之时，就下了蒙汗药。把三位蒙将过去，他好下手。工夫不大，他就派了两个小和尚，拿着刀来结果这三位的生命。

不料就是一人误受蒙汗药，还灌醒过来了。两个小和尚一到，启帘见两扇隔扇关闭，用力一推。北侠一闪，整个的二人趴倒在地。北侠过去，同双侠把他们捆将起来。用刀一蹭脑门子，这两个小和尚要嚷。北侠说：“要嚷！立刻就结果你们！二人要说出实话来，就饶你们不死。”两个小和尚说：“若要饶了我们二人的性命，问什么就说什么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那个大和尚害死过多少人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没害过多少人。用不着我们师父害人，庙周围香火地甚多，足够用度。你们与我师父有仇。”北侠说：“素不相识，怎么来的仇？”小和尚说：“我们师爷爷死在那位蒋四老爷之手。”北侠问：“你们师爷是哪个？”小和尚说：“就是铁仙观的铁扇仙吴道成。”北侠说：“是了。我再问你，那个姚三虎是怎么件事情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他是个赶脚的。我们师父嘱咐过他，若有少妇长女长得体面的，教他驮到庙

里来。他总也没有给驮来过。那日驮着一个少妇，教我们师父在庙外看见了，把他叫住，说是他的表妹。我们师父把他诓进庙来。不想那个少妇自己一着急，一头碰死在佛殿的台阶上了。他也出不去了。我们把他那个驴子师父的主意也吃了。他也不敢出庙，我们师父给他落了发，他也算当了一个和尚。”北侠一听，暗暗欢喜，随即撕他衣襟，将他口塞上了，说道：“我也不杀害于你，待等事毕之时，留你们当官对词。”就把两个人提起来，放在里间屋中床下。

二爷说：“咱们找和尚去。”北侠说：“依我等着他来。”二爷说：“那可等到几时！”展南侠也愿意找去。北侠只得同着两个人，出了客堂。只见东院内灯火齐明，一听有妇女的声音。到了东院，南北下有一段长墙，靠着南边有一个小门。三位爷蹿上墙头，就见院内五间上房，窗棂纸上看得明白，有许多妇女，俱都在里边划拳行令，猜五叫六的。二爷受了蒙汗药，这肚子气无处消散去，见了这般光景，气往上一冲，飘身下去，大骂：“奸贼和尚，还不早些出来，等到何时？”金箍头陀邓飞熊听见，就是一怔，立刻甩了长大衣襟，里头利落紧衬，把他那对开口僧鞋登了一登，墙壁上摘下护手钩来，大喊一声说：“你们在外边等等！”靠着西边墙上挂着一个大木鱼，上边有个木鱼槌。就将那个木鱼槌梆梆梆的敲了一阵，他才蹿将出来。北侠、南侠、双侠已经下了墙头，在院中等候。先听屋内梆声乱响，然后将帘子一启。这就是贼人胆虚，他怕人在门的两旁等着他。他若一启帘子就出来，岂不怕受人家的暗算了。故此先扔出一个小桌子来，听听人在哪里，他方敢出来。等他蹿在院中，他焉知道这几位全是正大光明、光天化日的英雄，岂能暗算于他。他到院中，看见三位，正东、正西、正南，明晃晃两口宝剑、一口刀都亮将出来，在那里等着交手呢！

金箍头陀一个箭步，先奔二爷那里去了。他以为他手中这对护手钩无敌，又自认本领也好，并且这个双钩是军刃里头最厉害的兵器。不管你是什么样长短家伙，讲的是勾、挂、劈、砸、扎、缩、斜、

拿八个字。护手钩所惧者，双单梢子虎尾，三节棍，九节鞭，十三节鞭。除此之外的兵器，见钩就得八分输，可惜如今遇见这三位宝刀宝剑，也是活该。他奔了丁二爷去了。二爷本就是一腔的怒气，还没地方消散去呢，破口骂道：“好凶僧，往哪走！”和尚用单钩往上一迎。二爷把宝剑往上一扬，只听见呛啷一声，把邓飞熊真魂都吓走了。亏得好是他先递的钩。他要容二爷把宝刀先剁下来，他必拿钩一锁，连人都劈为两半。这柄钩不象样儿了，直是峨眉枝子上带着口小宝剑。丁二爷用了一个白蛇吐信，凶僧不敢拿他的钩勾了。他又往展爷那里一蹿，闪开了，这才躲过这一宝剑。他想拿着半截钩一晃展爷，然后再拿那柄好钩往上一递。焉知晓展南侠用巨阙剑往上一迎，呛的一声，把这半截钩又削去了一段，就势一坐腕子，奔了他的脖颈。邓飞熊哪里敢还招呢！大闪腰，一低头，躲过脖颈，未曾躲过金箍，呛的一声，连日月金箍带这些发髻都给砍下来了。这把凶僧唬得魂不附体，暗暗想道：他们都是哪里找来的这些兵器？

外边一阵大乱，原来是庙中小和尚听见木鱼一响。这是他们清静禅林里头的暗号，十方大院里头若有事才砸这个木鱼呢。木鱼一响，就拿着兵刃，预备打架动手，一齐而上。这才大家陆续前来，直奔着东院紧走，方到小门这里，只听众和尚一嚷说：“拿、拿、拿，拿呀！拿呀！”往前一闯，就把大众围上。邓飞熊净想着要跑，他弃了南侠，就奔北侠。又大杀了一阵，想道：北侠使的是口刀，这口刀不至象宝剑那样的厉害，打算要从北侠这里逃窜。北侠使了个野战八方藏刀式，恶僧剩了一柄钩，撞着北侠，往上一递。北侠使了一个托鸡式，往上一迎，就听见呛的一声，把钩连峨眉枝子削去了半截。邓飞熊暗道：“他们哪里找来的这些兵器？”急中生巧，说声招家伙。北侠以为是暗器，原来是他把半截峨眉枝子扔将过来。北侠微微一闪身，他就从北侠旁边窜过去了。

北侠是心慈之人，他不忍杀害小和尚，他打算日后也出家当和尚。微一耽误工夫，邓飞熊业已跑远。北侠说：“闪路！”只听磕嚓

磕嚓一阵乱削，随就追下凶僧来了。直奔后边，见凶僧奔后院，有五间上房，五层高台阶，蹿入屋中去了。北侠不肯往屋里追，怕有埋伏。自己蹿上房去，到了后坡。原来那凶僧屋中有后门，由后门出去，直奔后墙，有堆乱草蓬蒿，他由乱草蓬蒿那里蹿上后墙。北侠并不追赶，教他去吧。也是活该他的命不当绝。此人应当在后套《小五义》中，丧在徐良的手内。

北侠回来，见展南侠已经开发了这些小和尚。皆因北侠去后，展爷说：“你们这些个好不达时务！还不把兵器快些扔了！仍然不扔军刃，你们一个也不用打算逃生！”小和尚听见此话，一个个全将兵器扔下，一齐跪倒求饶。展爷说：“我恕了你们罪名，可不许逃窜，就在此处等候。”众小和尚应允，一声情甘意愿。就有那机灵的，暗暗逃走；有那些疯愚的，仍然在此处等候，一步儿也不敢挪。大概逃走的极多，待北侠回来，已然开发了这些小和尚。小和尚他们大伙又给北侠磕了一阵子头。北侠问小和尚：“你们可知道，姚三虎驮来的少妇碰死台阶石上，尸骸现埋在哪里？”内中有一个人说：“埋在后头院大楸树底下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们出去找地方去。”又叫人把姚三虎搭过来。可巧一个小和尚没死，就有几个带伤的，只当姚三虎死了呢！又叫人去客堂里边，把床底下两个小和尚搭来。北侠教把两个小和尚口中塞的物件拉出来，绑他们的带子解开。说：“你们也不必害怕，也不用跑。无非另请住持，你们仍然在庙内。”众小和尚无不欢喜。又把屋中那些妇女尽都放了。北侠说：“俱是良家的妇女，无非被和尚抢来。你们大家，有亲戚的投亲，有故友的奔故。你们自己的东西，仍然还是自己拿着。”这一句话呀，积了大德了。这些妇女们磕了一路头，打点她们的行囊包裹，大家拾夺利落，就此起身。

不多一时，地方进来。他也俱都不认识。有人给他引见了，说：“这是颜按院那里展护卫大人，奉大人谕出差。”就把庙中已往从前之事，细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你派你们伙计，一边上杨家店子，一边上王家陀，把杨大成、王太找来。”又把姚三虎的事情说了一遍。

地方一瞅认得，说：“姚三，你作的好事！”展爷问地方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回答道：“小的叫王福儿。”立刻大众到了揪树底下，看了又看，果有个埋人的土印。复又回来。地方找伙计给王、杨两家送信。那天的晚饭，就是小和尚给预备的。天交二鼓，王、杨两家全到。路上早已把这个事听明白了。进门来，先给北侠等磕了一路头。北侠带着他们到后边，看了看埋人的所在。两家恸哭了一场。

展南侠说：“为人为到底，我同着他们上衙门走一趟。”北侠说：“展大弟，只是你多辛苦了。”展爷说：“这有何妨！”押解着姚三虎，带着几个年老的和尚，整去了两天，展爷才回来。北侠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展爷说：“见了县台，说明此事。县台另派住持僧人，将姚三虎定了绞监候的罪名。庙中小和尚仍然不动，不追前罪。庙中香火地二十顷变卖，立节烈坊，埋葬杨王氏。准其杨家再娶，杨、王两家不许断亲。无论什么人家女儿，过门后认为义女。当堂批断金箍头陀邓飞熊，案后访拿。”北侠听了大乐。少刻，本县的县太爷派四衙前来，奉县太爷谕，带着本庙的方文，查看庙中有多少物件，多少香火地的文书。查看明白，见县太爷回说。三位爷见他们一来，告辞起身。大家送出庙来。

又走了一天，猛然间尘沙荡漾，土雨翻飞。又是一宗诧异之事。

若问什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

夹峰山施俊被掠 小酒馆锦笺求情

诗曰：

到处为人抱不平，方知三侠是英雄。

数杯薄酒堪消渴，山望夹峰足暂停。

且说众位离了清净禅林，晓行夜住。那日正走之间，见前面黑

巍巍、高耸耸、密森森、叠翠翠一带高山阻路。北侠问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不知是什么山？”丁二爷说：“别是夹峰山吧？”北侠说：“能这么快就到了夹峰山？他们说到夹峰山，就离武昌府不远了。”忽然打那边树林中出来了一位樵夫，挑了一担柴薪。他头戴草纶巾，高挽发髻，穿蓝布裤褂，白袜花绷腿，黑黄脸面，粗眉大眼，年过三旬。展爷过去，抱拳说：“这位樵哥请了。”那人把柴担放下，说：“请了。”展爷说：“借问一声，这山叫什么山？”樵夫说：“这叫夹峰山。”展爷说：“这可是奔武昌府的大路？”樵夫说：“正是。”展爷说：“借光了。”樵夫担起柴担，扬长而去。

他们三位看见前面有一伙驮轿车辆，驮子马匹走得尘土高飞。绕山而行，又走了不远，丁二爷看见道北里一个小酒馆，说：“二位想喝酒不想？要想酒喝，咱们在此处吃些酒再走。”北侠百依百随，展爷也愿意歇息歇息。北侠说：“很好，咱们吃杯酒再走。”就奔酒铺而来。到了铺中，原来是个一条龙的酒铺。直奔到里，靠着尽北头一张桌子三条板凳，三人坐了。伙计过来说：“你们三位吗？”丁二爷说：“不错，我们三个人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可是村薄酒。”二爷说：“村薄酒就村薄酒，可是论壶？”伙计说：“不错，论壶。”丁二爷说：“先要三壶。”伙计答应，拿过四碟菜来：一碟卤豆儿，一碟豆腐干，一碟麻花，一碟白煮鸡子儿，外带盐花儿。二爷说：“就是这个菜数？”伙计说：“就是这个菜数。”二爷说：“没有别的菜数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别的菜数。本是乡下的酒馆，就是这个菜数。”北侠说：“就吃这个吧！要吃荤的，上店内吃去。”二爷说：“就是吧。”少刻，把酒烫来，每人一连喝了三壶，终是没有什么菜数，商量着也就不喝了。

打算会了酒帐，就要起身。忽然慌慌张张打外头跑进一个人来。三位一看，那个人手拿着头巾，岁数不大，二十上下的光景。面有惊慌之色。身穿蓝袍，白袜青鞋，面白如玉，五官清秀，眼含痛泪。进了酒铺，二目如铃，口说道：“我渴了，哪里有凉水？我喝点。快着！快着！”过卖说：“在家伙隔子后头，有大白口缸，缸内有一个

瓢子，拿瓢子舀了水自己喝去。”说毕，用手一指。那人直奔缸去，将要舀水。北侠见他神色忙迫，必然是远路跑来，倘若跑得心血上攻，肺是要炸的；若要喝下冷水去，炸了胸，这一辈子就是废人了。北侠用手揪住说：“你别喝冷水，我们这里有茶。”那人说：“不行，热茶喝不下去。我渴得难受。我喝完水还得报官去哪！我们相公爷，连少奶奶，带姨奶奶和婆子、丫环，驮子马匹，金银财宝，全教给他们抢了去了！”北侠问：“什么人抢去？”回答说：“是山贼。”又问：“山贼在哪里？”回答：“就是这个夹峰山，有山大王、喽兵，把我家少主人掠去。”北侠又问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回答说：“我去告状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上哪里告去？”又回答：“我打听属哪里管，我找他们这里州县官去。他得好好地与我拿贼。不然，他这官不用打算着作了。”北侠笑说：“你们有多大势力，本地州县官给你们家去捉贼人哪！”那人说：“我可不是说句大话，襄阳太守是我们少爷的岳父；长沙太守是我们少爷的二叔父。”北侠说：“你家相公是施俊，施相公么？”那人瞅着北侠道：“不错，我少主人是施俊，施相公。你怎么认得？”北侠一惊说：“有个艾虎，你听见说过没有？”那人说：“那是我们艾二相公爷。此时要有他老人家可就好了！你老人家知道他在哪里不？”北侠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哪！艾虎是我的义子，我听他说道，与你家少主人结拜。你叫什么书童儿？”书童说：“我也听见我们施相公说过，艾二相公爷的义父是北侠爷爷。”

原来书童就是锦笺，因在长沙遇难，有知府办明无头案。假金小姐丫环，邵二老爷的主意，就与公子成亲。后来才与金大人那里去信。正是父女、母女在黑狼山下相认。以后到任，王夫人带着金牡丹与老爷说明，要上长沙见见那金小姐是谁，金知府也就点了头，叫她母女带了婆子、丫环等到长沙，佳蕙就上了吊了。多亏锦笺报与相公爷知道，方才解将下来。也对着金小姐宽宏大量，倒是苦苦地解劝。又是邵二老爷的主意，真的也在此处完婚。有百日的光景，施大老爷来信，病体沉重，急急的回家，若要来晚，大意爷命就不保。故此施俊、金小姐金牡丹、佳蕙一同起身，好在小姐与

佳蕙不分大小；佳蕙也好，不忘小姐待她这个好处。三个人十分和美。驮子上有许多的黄白之物。这个驮轿坐的是金牡丹，那个驮轿是佳蕙，马上是施俊。

引马是书童儿锦笺。将到山口，有锣声响。不多一时，寨主喽兵全出来了。寨主大醉，三四十喽兵出山口，就把书童儿吓得坠马，装死不动。见喽兵赶驮子上山，连相公俱都被捉。锦笺就跑，跑不甚远，口干舌燥，奔了酒铺求口水喝，被北侠揪住一问方知。书童儿也知道北侠，急忙跪下与欧阳爷叩头。又问：“那二位是谁呀，爷爷？”北侠笑道：“说这孩子真聪明！也罢，与你见见。这是茱花村的丁二爷，这是常州府展护卫老爷。”

锦笺与二位叩头说：“三位爷爷，求你们三位搭救我主人，不知行与不行？你们三位若肯看着我们艾相公爷，能格外恩施，要全将我们相公、少奶奶救出来。不但我，就是我们家的老爷，一辈子也忘不了几位爷爷的好处。”丁二爷先说：“你也不用去报官。我也不是说句大话，不论哪山贼寇，顶生三头，肩生六臂，有姓丁的一到，准能把他那山寨碎为面粉！”立刻就把过卖叫来算帐，急给了酒钱，就催着南侠、北侠起身。

欧阳爷拦住说：“不可。”随叫过卖问道：“伙计，我问你这座山可是夹峰山不是？”过卖说：“是夹峰山。”北侠问：“此山有多少山贼？”伙计说：“这座山先前一个山贼也没有。如今日子不多，有了山寇。听人说，有三个山王寨主，喽兵共有四五十人。可也不伤害过往的行人，也不抢男掠女，也不放火杀人，也不下山借粮。山上可是有贼，这一方没报过案。”丁二爷说：“你们别是一手儿事吧？这里现有他家的相公、少奶奶连婆子、丫环都抢上山去了。你还说不劫夺人！”过卖说：“爷台你真会说，我们这小铺多了没有，正开了三四十年，与山贼同类，早就教官人办了，能到如今？”北侠说：“你不用听我们二爷的。我问你，这山上寨主姓什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过卖说：“我们要说出来，更是一手儿事了。”北侠说：“你不必多心，我向你打听打听。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是个酒铺，在此喝酒的，常提

他们。听人家说，大寨主叫玉面猫展熊飞。”这三人听了大笑，问道：“怎么是玉面猫展熊飞？这二寨主哪？”回答说：“叫彻地鼠韩彰。”三人听说叫彻地鼠韩彰，问：“三寨主哪？”回答道：“三寨主不大记得了。”丁二爷说：“这可不能不管这个事了。”展爷说：“你们不管，我也得要管。不然，这事到了京都，我应该奏参。”给完了酒钱，多给了些伙计的零钱。

三位出来，带着锦笈。书童暗喜，想着相公有了救星了。水也没喝，也不渴了，跟着就走。拐了两山弯，北侠叫他带路找山口。书童答应。正走之间，见太阳西垂，东边一片松柏树，对着日色将落的时候，照定松树，碧英英的好看。耳边忽然有人念声无量佛：“原来是三位施主，贫道稽首。”三人闻声四顾，见一段红墙，有个朱红的庙门。高台阶上站定一位老道，看着有些奇怪：穿一件银灰色的道服，银灰色的丝绦，银灰色的九染纯阳巾，迎面嵌白玉，双垂银灰色飘带，登一对双脸银灰道鞋，白布袜子，手拿拂尘，面如美玉，两道细眉，一双长目，皂白分明，五形端正，唇似涂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轮，三络短髯，细腰阔背，精神足满，透出了一派的仙风道骨。他念了声无量佛。北侠一见，暗暗的就有几分喜爱。见他念了一声佛，说：“三位侠义施主，焉有过门不入之理。请在小观吃杯茶。”北侠听那人称三位侠义，只当认得丁、展二位。丁、展二位以为老道认得北侠哪。三人对猜，故此全是异口同声说：“道爷请了。”老道再三谦让，三位也就点头进了庙门。

众人直奔鹤轩，连锦笈也进了屋子。三间西房，迎门一张佛桌，悬着一轴纸像，是一位纯阳老祖。桌上有五供，铜香炉内有白檀。三位落座。道爷在对面相陪，言道：“未能领教三位施主贵姓高名，仙乡何处？”欧阳爷自思：“原来老道全不认得，假充熟识。”北侠说：“道长爷，若问弟子，我乃辽东人氏，复姓欧阳，单名一个春字，人称北侠，号为紫髯伯。”道爷一听，又念声无量佛：“原来是欧阳施主，小道人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自恨无福相见。今日得会尊容，实是小道的万幸！无量佛！这位哪？”展爷说：“小可